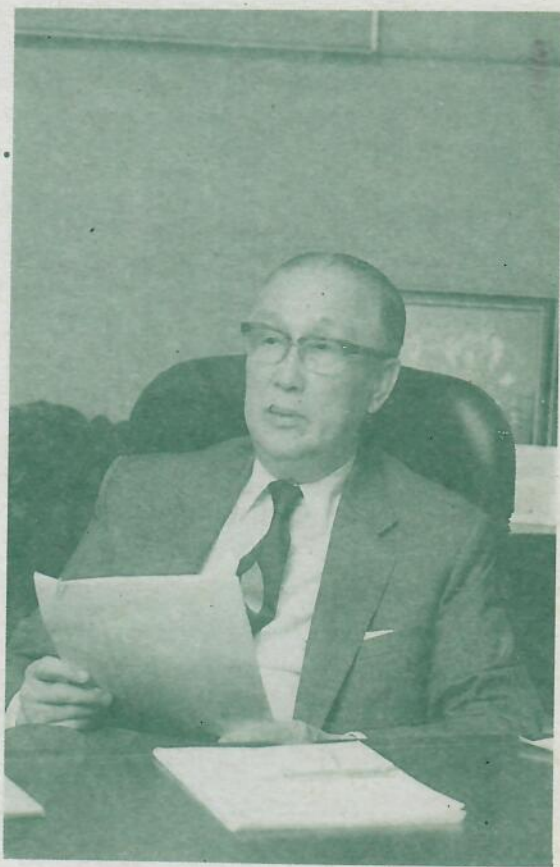


走過台大的歲月——辜振甫先生

邱兆玲

4

「校友會應該多做些事。台大校友檔案要建立起來，想辦法將台大刊物發給所有同學，同學畢業時要求其加入校友會，重蓋校友會館，多多舉辦講座，聯絡校友間的情誼。只要在法律與道德上站得住腳，團結是件好事。」這就是台大人的老學長，現任的台大校友會理事長辜振甫先生對台大校友會務的一番寄語。才剛風塵僕僕地代表李登輝總統，出席眾所矚目的APEC高峰會議歸來，席尚不及暇暖，辜理事長就已經開始關心起母校的事務，以及台大校友會未來的走向與發展了。一席語重心長的會務推展建言，由辜理事長口中娓娓道來，條理明確，鉅細靡遺。辜理事長還自動請纓，願意擔任講座，為台大人講述APEC呢。



本照片由辜先生提供

在踏入德惠街台泥大樓前，印象中的辜理事長總似不太真實。許多報導，常說他雍容溫雅、談吐不凡、長像俊美、進退有節、禮樂射藝書數無所不精，笑聲中還帶一些稚氣。也有說他長袖善舞，叱咤國內外政經舞台，個人魅力無窮。辜理事長並且

分身有術，一生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遊走世界各國，為台灣爭取國際外交空間。然縱使一壁忙碌著，他所經營的事業卻未曾稍怠，目前其旗下事業在百家左右，為國內五大家族企業之一，除此之外，他還具有語言天分，講起國語，字正腔圓的，其他精通的語言有英語、日語、上海話、與廣東話。

「愛票戲」是他另一項廣為人知的才藝。他曾在「李、郝政爭」時，親自粉墨登場，唱一齣「將相和」，扮演魯仲連的腳色。而他一手師承蔣宋美齡的水墨畫，更是不遑多讓於專業畫家。這麼多的才情、這麼多重的風貌，使他人無法將他與一個「真實的人」，聯想在一起。

筆者也就是懷著一顆不太真確、忐忑的心情前去採訪辜理事長。孰知訪談一開始，就被辜理事長的春風和煦，化解了許多初見面的生疏與忸怩，整個訪談過程是在輕鬆愉悅下進行的。後來，據側面瞭

解，才知道辜理事長宅心仁厚，從不以怒顏對人，甚至偶爾還會說些帶點顏色、無傷大雅的玩笑話，展現出生活中「人性、年輕、輕鬆」的一面。

雖已年逾八旬，辜理事長依然精神抖擻、步履沉穩，更難得的是思路敏捷，條理清晰，記憶力驚人。提起在台大求學的經過，他謙遜的說，「我不是個好學生！」據他表示，當年由於父親臥病不起，家中事業又多，他一個人身兼了七家公司董事長。由於身負重任，故常常課上到一半，家裡一通電話，就使他被迫「逃課」。「說起來汗顏，那時曠課太多了，很慘哪！連學生會也沒時間參加過一個。」他慶幸地說，還好那時學校只要求學生考試及格，對於學生是否出席、曠課，並不追究，所以他還是能夠一直保持優異的成績，直到畢業。

「一輩子唸書順遂」是辜理事長求學過程的寫照。「我一輩子只考過一次試，那就是進入台北高等學校那次，其他就全部是保送進去的。」據他表示，日

據時代的學制是，小學六年，高等學校八年，大學三年。當時全省只有一所高等學校，其中又分成尋常科（中學部）五年，高等科（高中部）三年。

尋常科一年只錄取四十名學生，其中台籍生人數很少，只約四至五人。尋常科學生在三、四年級時就可以參加考試，通過後直接跳升高等科，辜理事長就是在尋常科四年級的時候，升上高等科的。儘管虛懷若谷，但提到年少時期這麼優異的成績表現，辜理事長眉宇間仍然難掩其得意的神色。他說，「我們每個人那時候書都唸得很好，超過日本人的，每次考試第一名都是我們，我是一直唸第一名到畢業的。」

辜理事長進台大是保送的，那時的台大就是台北帝國大學。高等學校畢業以後，辜理事長本來已經取得了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入學許可，準備赴日本研習。適值父親病重，他轉而選擇留在台灣唸書，從而也種下了他與台大的因緣。當時，台大正值草創之初，對他竟然願意「捨東大、就台大」，自是欣然接受他的入學。辜理事長回憶，當時台大的總長（即今日之校長）幣原坦（其兄弟曾擔任日本首相）因此還特別頒贈「得天下英才而教之，君子一樂」，

等字給他，予以嘉勉。

「嘴唇紅紅的哥哥來了！」辜理事長笑著說，由於台大剛成立，學生人數不多，幾乎與授課老師相當，上課幾乎是一對一，師生間互動、交往頻繁。學生除了課堂上聽老師傳道授業解惑外，還時常要到老師家裡充當 BABYSITTER、幫忙剪花草，就連老師的房間都可以跑進去。就是在這種情形下，他被一位老師的小孩冠上「嘴唇紅紅哥哥」這個暱稱了。

由於師生間交往密切，老師對學生的影響也很大。他回憶起當時曾修習一位教授金融論、財政學北山助教授的課。這位教授後來回日本，擔任過專門教授日本皇族的學習院，以及東京帝大的教席。而令他記憶最深刻的是，北山教授非常熱愛台灣，太太和佣人都是台灣人。帝大時期所研習到的法律、政治、經濟，對辜理事長後來的縱橫政經舞台，發揮了不可磨滅的效用。

一般人以為，在日據時代，台灣人不可唸法政，其實，當時台灣人雖不能唸政治，卻是許可唸法律的。提到當時在殖民地大環境下，怎麼會興起唸法律的念頭，他說，「在那個時代，念政治根本無發

揮的餘地。因此，書唸得好的台灣人，不是唸醫，就是唸法律。而做醫生的職業最穩當。讀法律的，就是做律師。不管當時大環境如何，打官司的還是會有的。中國人最常打的官司就是財產糾紛。」不

過，儘管唸的科目是法律，當時的政學科其實就是「JUSTICE SCHOOL」，唸的既不是單一的政治、也不是法律，而是所謂的「政治經濟學」。有別於日本學生的是，當時台籍生胸前還別有「J」字標誌。



原件藏於本校研究圖書館。以上照片由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學生張幸真提供，資訊研究所碩士班學生葉得舜電腦掃描製作。

從由父親手中接下七家企業到今天的百家企業，辜理董事長事業經營的成功自是不言可喻。他經營這麼龐大的事業，不僅態度從容，而且還能常常往返於無邦交國家，擔任「大使級」角色。這與他天賦異稟，精力過人相關。但是，這也與他「很早就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麼，積極的培養自我能力」，脫不了關係。在大學二年級時，他繼承了父親留下的事業，擔任七家企業的董事長。可是，他非但無一般富貴人家少爺的驕氣，甚至還擔心學業會受到影響，後來，為了避免周遭同事競相奉承，會影響到他的未來與人格的發展，所以就跑到東京去東大大学院研究財政學（相當於今日的財政研究所），然後再憑實力考進日本製糖株式會社，從倒茶、謄寫，以至於後來當到秘書。

「那個時候啊！好多人都笑我是瘋子，放著七家企業的老闆不做，每個月去領七十五日元。每次算錯了帳還自己貼錢賠。而那時我當老闆每個月就有六

千日元可以拿。不過，這段經歷是我畢生引以為傲的一件事。」辜理董事長認為，花錢去求別人教，才會學得到經驗。他堅持，辜家的孩子在大學畢業後，都應該先去別人那裡做二年事歷練一下，然後再進研究所唸書。「我的孩子在四十歲以前，是別想回來的。」

叱咤國內外政經界多年，辜理董事長曾否想過「退休交棒」的問題？據瞭解，他多年前心臆開過刀以後，確實曾做過安排。但看這次APEC會議，李總統還是非得請他出馬不可，顯然，他這個棒子並不是這麼容易交卸下去的。

「我在三十歲時就開始養望，已經養了五十年了。而聲望與錢財無必然關係，它是代表在一個崗位上，人家相信你。」

走出台泥大樓，心中思忖著，常言雖說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。但對年逾八旬的辜理董事長來說，距離真正放下俗務、退休時候恐怕還早得很呢！